



大雪，沉潜着我的诗和远方

●李富

这雪，来得猝不及防，来得铺天盖地，来得义无反顾。昨夜还在灯下展读陶庵的《湖心亭看雪》，那些关于天与云与山与水的字句还在唇齿间流连，那些关于江南烟雨、大漠孤烟的诗行还在纸页间低吟。今晨推窗，却见天地换了妆容——不是柳絮因风起的轻灵，不是未若柳絮因风起的雅致，而是千军万马的白，浩浩荡荡的白，义无反顾的白，将整个世界都纳入它凛冽而纯粹的版图。

远山隐去了惯有的青黛，河流停止了经年的歌唱，原野收敛了斑斓的衣裳，连最后一片倔强的梧桐叶也终于松开了握紧三个季节的枝头。这白，白得这般彻底，这般专横，这般不容置疑，它覆盖了远山的青黛，覆盖了河流的欢唱，覆盖了原野的路径，覆盖了所有通往春天的标记。

我的诗，那些还在墨砚里酝酿的、正在笔端生长的、即将踏着韵脚启程的诗，那些关于桃花流水的诗，关于烟雨楼台的诗，关于长亭古道的诗，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雪封存在了未写完的句子，冻结在欲言又止的标点间。

我的远方，那个在地图上用朱砂标记了无数次、在梦中沿着铁轨抵达了无数回的远方，

那个有着杏花春雨的远方，有着骏马秋风的远方，有着碧海蓝天的远方，在这白茫茫的天地间，突然失去了所有通往它的路径和辨认它的坐标。

古人云：“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这盛，是盛宴的盛，是盛大的盛，是盛气凌人的盛，是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它让黑夜变得更长，让炉火变得更暖，让呼吸在空气中凝结成白色的云朵，让整个世界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农谚里藏着先民的智慧，透着泥土的芬芳：“大雪小雪雪连天，来年必是丰收年。”麦苗在厚厚的雪被下做着关于金黄的梦，土地在寂静中积蓄着来春的力量，蛰虫在冻土深处蜷缩着等待惊蛰的雷声。这是自然的节律，是天地运行的法则，是生生不息的奥秘，不容置疑，不可违逆。

记忆深处，大雪总是与特定的气息、特定的声响、特定的画面紧紧相连。是奶奶在灶间熬制腊八粥时，那些红枣、桂圆、糯米、红豆、花生在大锅里翻滚、咕嘟、升腾出的甜香，那香气暖融融、黏稠稠，能驱散一整个冬天的严寒；是母亲将新演的酸菜从粗陶缸中取出时，那股凛冽又清新的酸冽，那味道穿透岁月，至今仍能

唤醒味蕾上沉睡的乡愁；是父亲扫雪归来，棉帽、眉毛、胡茬上凝结的霜花在红泥火炉边渐渐融化时，散发出的带着烟草味的、湿润的温暖。邻家的婶子们开始缝制过年的新棉袄，针脚细密得像飘落的雪片，在红红绿绿的布面上穿梭，编织着对新春的期盼。爷爷们在巷口把越冬的白菜、萝卜、土豆码成整齐的城墙，每一片菜叶都包裹着一个冬天的故事，每一道褶皱都藏着一段光阴的密码。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打闹、堆雪人、打雪仗，他们的笑声清脆如冰凌相击，红扑扑的脸蛋像雪地里突然绽放的梅花，鲜艳而充满生机。这些记忆的碎片，这些温暖的瞬间，在大雪封门的日子里，在万籁俱寂的冬日，总会格外清晰地从心底浮现，如一盏盏灯火，温暖着被寒冬侵袭的筋骨，慰藉着在岁月中漂泊的灵魂。

可我的诗呢？那些关于烟雨江南的诗，关于杏花春雨的诗，关于小桥流水的诗，那些婉约的、清丽的、带着水墨韵味的诗行，此刻都被这北国的大雪覆盖、冻结、封印了。我试图在雪地上写下一行诗句，可雪花立刻飘落，温柔而坚决地抹去那些文字的痕迹，仿佛在说，这里不属于轻吟浅唱。

我望向远方，可视线被密密的雪幕阻挡，天地间只剩下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白。远方，那个我日思夜想的、在日记本里描绘了无数遍的远方，它还在吗？那列注定要载我南下的绿皮火车，是否也在这茫茫大雪中停下了车轮，在某个无名小站静静地等待天晴？那些等待我前去相见的人，那些未曾谋面的山水，是否也将期待的目光，投向我这片同样被白色浸染的天空？

窗外的雪渐渐小了，停了。时间仿佛也被这纯净的白所冻结，停滞在这庄严的一刻。在这绝对的、深厚的寂静里，我忽然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沉稳、有力、节奏分明。我看见屋檐下悬垂的冰凌，在渐渐透出云层的、苍白冬日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我看见一只麻雀掠过皑皑雪地，留下浅浅的、如竹叶般的爪印，像一行行神秘的偈语，写在这巨大的白色书页上，等待着解读。

大雪，覆盖了我的诗和远方。它用这铺天盖地的、纯粹的白，抹去了我精心勾勒的路径和蓝图。但或许，它是要告诉我，诗，不只在江南的烟雨里，在杏花的芬芳里，也在北国的风雪中，在松涛的怒吼里，在冰凌的闪光里；远方，不只在被标注的地名里，在交通图的终点站里，也在被这大雪重新定义脚下，在这片被净化了的、等待书写的心境里。当世界被简化成最纯粹的黑与白，当喧嚣被沉淀为最深沉的静默，当所有外在的浮华都被暂时掩埋，另一种更为本真、更为磅礴的诗情正在雪被下萌动，另一个更为内在、更为广阔的远方正在这白色中重新孕育、悄然成形。

我推开被积雪半掩的房门，一股凛冽而清新的寒风瞬间涌入，刺着脸颊，却带着一种令人振奋的生机。这雪，终将融化，终将化作涓涓细流，渗入大地的血脉，滋养另一个万物萌动的春天。而我的诗，将带着雪水的清澈和寒意，带着冰的坚硬与光的温度，走向一个更加辽阔、更加深邃的远方。那远方，不再仅仅是地理的坐标，更是精神的疆域，是灵魂的深度，是穿越严冬后对生命更加透彻的领悟。大雪覆盖了一切，却又揭示了一切——它让我看见，真正的诗与远方，从来不在逃避之处，而在直面与超越之中，不在温柔的暖房里，而在广阔而严酷的天地间。

这雪，覆盖了世界，却让心变得澄澈；覆盖了道路，却让思想开始跋涉；覆盖了旧日的诗行，却为新的篇章预备了无瑕的纸张。我的诗和远方，未曾消失，只是在这场大雪中，完成了一次涅槃，一次升华，一次走向更深、更远处的启程。



王劭凯 摄



探秘武川博物馆：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

●乔峻岭

在阴山北麓、大青山脚下的南山生态园区，承载着厚重历史与灿烂文化的武川博物馆静静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这座博物馆于2024年7月正式对外开放，总投资9000多万元，占地总面积3.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865平方米，集文物收藏、展陈、保护、研究、教育、传播等功能于一体。

首先投入大家眼帘的是武川博物馆独特的建筑造型，其设计理念与当地地形地貌巧妙融合，粉墙、黛瓦、灰砖、花窗这些传统元素相互映衬，散发着古朴韵味；现代简约风格又自然融入其中，毫无违和感。光线透过精心设计的窗棂，在地面与展柜上投射出独特的光影，与馆内的展品、装饰相互呼应。建筑与展览相辅相成，一切仿佛都是为展品量身定制，让人为其精妙设计赞叹不已。

走进宽敞的展馆，光线柔和而昏暗，人影

稀疏，营造出宁静悠远的氛围。在这里，人们能静下心来，自由穿梭于各个展厅，用眼观察，用心感受，尽情品味历史文化艺术珍品，享受独特的精神盛宴。馆内允许拍照，方便游客留存这份珍贵体验。

大厅中，一幅《青山胜景图》蕴含了长城文化、黄河文化，生动展现这一地区在各个时期的全盛场景。图上左上方的浮雕是还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寻进阴山之北广德殿的场景，中间的浮雕描绘的是魏帝北行祭天阅兵的高光时刻，从图画上可以看到秦汉长城逶迤蜿蜒，东西绵延于山脉顶部，山谷之中有白道，白道是连接草原与中原的大通道，白道沿线有汉代驿站和驼队往来，山的北麓有游牧民族骑射狩猎，山下有农耕和农田。顶上采用的是“富贵万岁”瓦当吉祥语。整幅浮雕刻画细致，气势恢宏。

远古史前时期展厅里，各种形态各异的陶器和石器，带着历史的厚重感。仔细观察，陶器上的纹理或简单质朴，或复杂精美，每一道纹路都可能是古人生活的记录；石器的打磨痕迹，诉说着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艰辛与智慧，让人不禁惊叹古人的心灵手巧。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展厅，栩栩如生壁画是焦点。壁画色彩虽历经千年有些斑驳，但人物、场景依然清晰。画中不同民族的服饰、神态、动作各异，生动呈现当时各民族交往与交融的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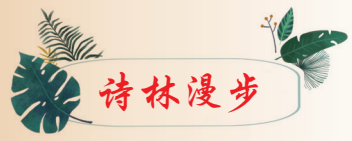
辽金元时期展厅，巧夺天工的金银器散发着迷人光泽。金银器上的雕刻细腻精美，有动物造型，栩栩如生；有几何图案，简洁而富有韵律。旁边锐利的兵器，仿佛带着战场的肃杀之气，让人联想到北魏末年武川关隘

军事集团金戈铁马、征战沙场的风云。

明清时期展厅，精美的瓷器整齐排列。青花瓷的淡雅、粉彩瓷的艳丽，每一件瓷器都是艺术品。它们的造型、色彩、纹饰，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制造工艺和审美水平。

步入古代货币展厅，仿佛进入穿越时空的货币世界。从形状各异的贝币，到外圆内方的铜钱，再到纸质货币，还有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货币，种类繁多。这些货币被安静陈列在玻璃柜中，上面的文字、图案、材质，都似在诉说着过去的经济、政治、文化故事，让人惊叹于货币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漫步在武川博物馆，就像穿越时空隧道，历史长河在眼前奔腾。这里的文物、壁画，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它们仿佛有神奇魔力，带人们穿越时空，感受遥远时代的独特韵味。



村庄的生命

（组诗）

●贾雨川

沙枣树

沙枣树弥漫清香
传递爱与感恩
村庄像汲取了养分的麦苗
伴随着棕香与艾草
撑起生活的信心

细雨初晴，沙枣树下
一样灵动的女孩
让青色动荡

四野寂静时
祥光洒满角落
小河流水穿过胸膛
洗尽疲惫的尘埃

沙枣树把根扎进盐碱地
刺激北方的干旱气候
童年的黄昏
画着蜻蜓的翅膀
梦里的歌谣飞在天上
沙枣树举起银色盾牌
抵挡风沙侵袭
车轮里被风干的照片
藏着悲欢离合

还记得寒霜已过
红彤彤的沙枣
浸透着湿湿的香甜

胡杨树

最早给了村庄生命的
还是这胡杨树
绿色筑成一道伟岸的屏障
永远高挺着不屈的脊梁
听说祖父们躲在树后
打击过日寇

村庄四周，晚秋的胡杨一片金黄
让人有了枝繁叶茂的梦想
在童年，伤心时依靠在树上
可以哭上好久
等母亲焦急地寻找

这样的力量铸就了品格
让我的生命日渐顽强
想着努力奋斗得到勋章
记忆中灰暗的低矮土墙
泪水揉红双眼的滚烫
苦难是成长的沃土
人生总要熠熠发光

很想站成胡杨的模样
任驼铃坠入斜阳

老榆树

儿时的村庄是梦里回家的路
老榆树洒下一地落叶
树皮干裂，树干枯萎
留在外婆散开的瞳孔里
麻雀们吃完树下最后一颗籽粒
四散飞走
只留下呜咽的风
旋转着不肯离去

曾经，老榆树摇晃着月光
古老的故事在夜里游走
那婆娑交织的树影
晚风吹乱的银河
把稚嫩的梦想摇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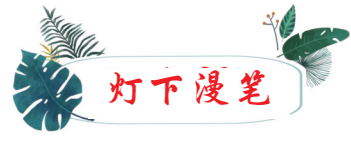
盘踞在心头的根系
就是老榆树给出的答案
铜铸的骨骼在记忆里
让村庄英姿挺拔
让人生傲骨飞翔
榆钱像微笑的花瓣
铺满在游子回归的路上

村庄的生命

村庄在黄昏时蜷缩成虚影
其实是古往今来的一个驿站
老墙守不住时代的年轮
山、水、林、田学会了变身
封存着童年的蜿蜒小路
被新科技裁截、抹平、延伸
通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

那些树影还在
就如孩子们的心中
父母们永远都在
沙枣树的清香
胡杨树的挺拔
老榆树的沉默
红柳树的婆娑
梦里总会出现

绿色与树影在梦里摇曳
已经回不去的村庄
在记忆中闪烁着光芒



在新城与老城之间

●李晓

的隧道里走来。有一年除夕，我去老巷子里见柳先生，他正在炉子上炖海带鸭汤，砂锅里咕嘟咕嘟响着。我起身要走，柳先生说，你就陪我吃年夜饭吧。柳先生家里就他一个人，妻子随女儿女婿到海南度假去了。柳先生执意不去外地过春节，他对我说，我要守着我的老城过春节啊。我陪柳先生吃了他做的年夜饭，一钵海带鸭汤，一碗腊猪头肉，一盘凉拌三丝，一碟泡菜。柳先生家有一个土陶泡菜坛子，发出铜色的光芒，看花了眼，恍然以为是出土文物。吃罢年夜饭，那年城市还没禁止燃放焰火，我陪他走上老屋楼顶放烟花，我拿着烟花，柳先生擦燃火柴点燃须子，烟花腾空而起，如长蛇的信子“咝咝咝”蹿向夜空，烟花转瞬散去。在清冷的夜里，我与柳先生在巷子里辞

别。昏黄灯光下，我望见柳先生的幽幽眼神。4年前的秋天，突发心梗的他，灵魂从巷子里腾空而去。而今当我走过那条巷子，还会在柳先生的老屋下驻足停留一会儿。

在一座城的新城处，幢幢高楼不断抬高着天际线，也刷新着视野。当年，我也是从老城搬到新城居住。一棵老树的繁花落尽，它的根须依然顽强蔓延在老城人心里。这些年，我和在老城一同居住过的一些街坊邻里，都要找机会聚一聚，喝一次老酒，叙一次家常，我也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泛霜。有一年腊月，当年街坊们吃饭后，信步走到老城尚在的街区里，留下了一张难得的大合影。3个月後，老城部分街区新建改造，在挖掘机的轰鸣声中，老房子腾起阵阵尘埃，我和老王拾起一块旧砖作为存念，

而今，它还珍藏在我的书房。我还时常摩挲着那块旧砖，都感觉到有我的掌纹了。望着旧砖，我想起多年前，它在炉火里烤，滚烫的温度，而今它成为我对老城街巷的一点念想。

老城处处有包浆，适合怀旧，适合独行，适合细嚼慢咽。新城处处有美景，适合消费，适合聚会，适合大快朵颐。新城有学校、超市、医院、书店、剧院、体育馆、广场，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满足着高质量生活的需求。老城呢，那些老街老房，草木家当，在往日的烟火里，留存着往事的温度、记忆的温度、时间的温度、人心的温度，而这也是，往往沉淀在一个人内心最深的河床，这也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

穿行在老城与新城之间，老城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新城是心房里绽开的玫瑰花。